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心之门

Xin Zhi Men

储福金 / 著

一重重的心之门开开来，一重门套着一重门。

那便是信仰之门、愿望之门、爱情之门、

社会之门、成功之门、幻想之门、幸福之门，

总起来便是一重人生之门。

APETIN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德
蘭
金

德國文學名著叢書
The German Classics Series

心之門

THE DOOR OF THE HEART

原著 亞瑟·施尼茨勒

譯者 蕭軍

定價 2.00 元
裝訂 平裝
頁數 128 頁
ISBN 7-309-04111-1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储福金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心之门

Xin Zhi Men

储福金 著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心之门/储福金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3

ISBN 978-7-5396-6219-0

I. ①心… II. ①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0183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张妍妍

装帧设计: 丁 明 徐 睿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9.25 字数: 250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【作者介绍】

储福金，江苏宜兴人，一级作家。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曾在《雨花》编辑部担任过小说编辑，1984 年考入鲁迅文学院，开始了对文学理论的系统学习。毕业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与南京大学中文系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曾获多种文学大奖，是一个高产优产的作家。先后创作了 13 部长篇、50 篇中篇、100 篇短篇，还有各种随笔、剧本等发表。



乾(序)

记得看过这样一篇笔记体小说：有一个秀才赴京赶考，不中，心灰意冷地回家去。路在青州道上，正在道边树丛里歇息，就见一道人骑驴而来，在那边的空地上铺下一块布，席地而坐，随而从袖中拿出一个个装满菜肴的盘子来，又取出一瓶酒，自斟自酌着。饮了几杯，似觉意味不够，便从口中吐出一个女子来，那女子便在席上轻歌曼舞，看得道人高兴，上前搂了。那女子显出风情万种，两人鬼混一阵，道人倒头睡去了。那女子看着睡去的道人，独自饮了两盅酒，便偏过身去，也从口中吐出一个男子来，卿卿我我，承受小男子百般逢迎，山盟海誓。那女子渐渐神迷意倦，也要睡去。就见小男子背过身去，一般有所吐焉。一刻，道人身子动了一动，女子立刻惊醒，一把抓过小男子吞进口中，而后道人醒来，吞了女子骑驴而去。秀才也起身去了。有所悟。

我构思写每一部作品时，都会在书桌前呆坐上好一段时间，原来是对着稿纸，现在是对着电脑屏幕。这段时间，有时是几小时，有时是几天，往往是神思恍惚，杂乱不定，往往会想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来，有时是童年的一个印象，有时是一个有过接触而早被遗忘的人。一时记起，牵着纷杂朦胧的背景，带出无数冷、兴、沉、悔等各般感触来。一年前的一天，我在书桌的电脑屏幕

前,也不知坐了多长时间,心已有所动,感到就要把握着那表现的一点了,突然这么一篇古小说显了出来。于是这篇古小说也就融进了我的构思中。这类笔记小说我看得多了,我看书又从来是不求甚记,所以这篇古小说究竟怎么写的,究竟是长是短,究竟是什么题名,我都记不清了,似乎是《聊斋》故事,我并不想去查实。我只觉得记忆中的这么一篇东西,给了我一点东西,朦朦胧胧的,很有感觉,我就想保留着这种感觉,于是我就写动了小说《心之门》。写成了以后,我发现,这篇笔记体古小说的故事,已化成了我小说的结构,一种环扣式的结构。这种环扣结构脱胎而出,却显得前无古本了。

《心之门》我写了七环。我用七种笔法写,我写出了七种调子。有冷清的,有热烈的,有低沉的,有奔放的,有琐碎的,有幻象的,也有抒情的。一重重的心之门开开来,一重门套着一重门。那便是信仰之门、愿望之门、爱情之门、社会之门、成功之门、幻想之门、幸福之门,总起来便是一重人生之门。善恶、得失、同异、高低、成败、虚实、苦乐等各类含有哲理的人生滋味。从一重重门中出来,也就显得朦胧了,成了一种色彩,是我创作中的心的色彩。

以前我从来不在我作品前说点什么,我总觉得那是多说了的。现在我觉得已经说多了。但我心中有一种创造性的快乐的话忍不住要说出来。而我的快乐之中不知怎么又总会有一点说不清的淡淡的悲哀。

目录

乾(序) / 1

坤 / 1

震 / 45

巽 / 86

坎 / 126

艮 / 165

离 / 203

兑 / 243

附录 朴素的穿透

——评储福金长篇小说《心之门》 吴义勤 / 283

坤

—

陈菁遇见冯曾高的时候,有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冯曾高坐在高台上。剧场的舞台中间放着一个讲台,一个老式的讲台。讲台高高的,朝前呈拱形。冯曾高坐在讲台后面。他看上去是坐着的。从后排看去,舞台不大,冯曾高显得高高的。他大概是坐了一张特高的凳子。他手里拿了一把扇子,很自在地摇动着。他讲话的时候,那把扇子打开来,又收起来。从话筒里传出来的声音,嗡嗡的,有点变声,一字一句却很清晰,那扇子打开收拢的声音,也很清晰。

一个亮着灯光的舞台上,一片空空荡荡之中搁着一个高讲台,一个高讲台后面坐着一个拿着一把扇子讲着话的人,陈菁恍惚觉得她见过这个场景,依稀在记忆的很深很远之处。台下是黑压压的人头,黑影连着的一片片,没有声音,静静的。似乎有着一动一静,那动静是无声的,一种呼吸吞吐与台上讲话声相应的感觉。于是,这眼前的场景就似乎升浮着,坐在台后的冯曾高越发显得高高地升浮起来,从话筒里传出的声音也有了一点从高处传来的味道。那把扇子虽然不是需要用的季节里,但在他的手中,也显得自由自在,增添着升浮起来的感觉。

冯曾高。陈菁心中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,有一种熟悉的体味在回旋,升浮的意识沉落下来。她一连串地把这个名字念了好多

遍,她就有了现实感。她看清他是坐在高台上,他在作气功的讲学。他正在讲着“气”,他讲一个古代的“气”字,就是无字下面四个点。他说四个点是火,是丹田之火,无是心,以丹田之火,燃动心之火、生命之火,这就是气,就是气功。他说的这些,陈菁是熟悉的,似乎和过去的一些关于冯曾高的印象连在了一起,却又远远地隔着什么。冯曾高,冯曾高,慢慢地她觉得这名字的意味,也离着她远远的,和眼前的一切一起升浮着。

一个秋天的季节,一个坐满观众的剧场里,一个靠后面的座位上,一个有点恍惚的凝神不定的女人。陈菁坐在那里,远远地望着前面舞台上的冯曾高,中间隔着一团团黑幢幢的人影。舞台的灯光集中成一片,一片灯光把舞台收拢了似的。后面的天幕是蓝色的,被灯光打得淡淡的。整个舞台看过去像一个镜框,一个有立体感的镜框。冯曾高就在那个镜框里,隔着远远的黑影在其间的距离,看那似乎升浮起来的镜框,就像隔着一个真实的尘世。

高台上的冯曾高继续讲着“气”,讲古代的“气”字,讲四点上的无,讲无,讲无我,从有我到无我,是一种境界,无的境界。冯曾高的话似乎总在重复着,重复的话正显示着一种气,显示着一种无的境界。坐在静静的剧场里的陈菁,也升浮在这无之间,没有身之外的感受,只有他的声音和他的名字,她就是这么听着他的话,看着镜框里的人影。其他的都变得是不真实的不确切的了。剧场之外不再是她熟悉的小县,她不是从小县下面的一个湖头乡的乡镇医院出来。那个医院里的一个小房间,她坐在那里。和旁边医院的屋子相比,那间小屋干净、白洁。小间门外的天井里,是一片到处踩得是泥的青砖地。前两天一直是秋风秋雨,砖地之外的泥地里积着水。走向厕所的地方都是泥水路,墙上溅着泥水的污痕。院外是一个土坡,坡那边就是金黄色的田地,长着一片一片的稻

子。从湖头乡到小县县城的一条公路就在稻田与土坡自留田的菜地之间,公路通向远远的前方。这个小县城也开始繁华起来,陈菁每一次来,都有一种新的不适应的感觉。一幢幢格式化的水泥楼房破坏着原有的宁静的感觉。早先的那些砖铺的地巷,那些砖墙的木结构的房子已快消失了。所剩的小巷在水泥楼房喧闹的映衬下,也越发显得破败,仿佛只有小乡镇的医院里的那种宁静才是永恒的。

陈菁坐在剧场里,她的眼中是镜框式的高台,中间升浮起来的冯曾高,他的声音远远地从话筒里传过来,又是那么实在。脑中沒有别的意识,浮起一点意象,也似乎是梦境里。陈菁依着他的声音的指示,半闭起眼,舌尖顶着上腭,什么也不想,无,无,无,只有他的声音,不守着,他的声音也不守着,没有守着的,他的声音也是无,他的镜框里的形象越发升浮起来,她自己的身子也有点升浮起来,他的声音变淡了,似乎听着的只是那把扇子对着话筒扇着的呼呼吸声。冯曾高用一把扇子扇着火,火升起来。陈菁就在火之上,她没有觉得火烤人,没有异样的感觉。冯曾高的声音在说着:由它去,不要守着,不要守着。想哭就哭,想笑就笑,都不要守着,都由着它;想动就动,想滚就滚,都不要顶着,都由它去。陈菁就觉得自己身子要摇起来,升浮着摇晃起来。扇子在不停地扇着,她听到了几声哭叫声,远远的声音,远远的笑声,她的心里念着他的声音,不要守着,由它去,由它去。她的身子在浮着。突然她一下子就知觉到了她自己。她努力想要升浮着,然而她渐渐又感到外面的知觉清晰起来,她不再觉得声音是远远的,一切变近了。她睁开眼来,她听到了剧场里的杂乱声,那些杂乱声本就在她的四周,她本就听着那杂声。她不过是听得清楚了一点。她听到隔她几个座位的旁边,一个胖胖的女人大声地哭着。她的周围都是半闭着眼的人,模

样很可笑。她不知道自己刚才是不是也这般模样,也很可笑。她的前面有一个人突然捶打起自己的肩头来,捶打得那么用劲,她奇怪怎么没把他的肩头给捶散了。她很想再闭起眼来,再回到那升浮的感受中去。她回不去了,她只有睁着眼望着。剧场里似乎给人群魔乱舞的感觉。哭的笑的、打的闹的,似乎存在于另一个世界里。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是可笑的,眼下却没有人觉得可笑,高台上冯曾高依然在说着。他一点也不守着的样子。他依然说着一个“气”字,说着对“气”的信,说着悟。他手中的扇子依然扇着,他的手随意地扇着面前的话筒,扇也不是守着的,不受剧场里任何哭笑的影响。他的声音依然那般平静、安宁,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,在他的扇子悠悠笃笃摇动之间。他扇着,不停地扇着……

二

出了剧场,在陈菁的记忆中,冯曾高在高台上讲的是什么,以及他的声音、他的动作,都忘怀了。只记得那把扇子,悠悠笃笃摇动着的扇子。陈菁把记忆深处的冯曾高的印象翻出来,仿佛那冯曾高的形象也连着了那把扇子,他的手上总也摇着一把扇子。

多少年来,陈菁觉得自己已把过去给忘记了,她并非刻意去忘记,没有什么刻意要忘记的。她记着的是卫生院小间里来的农家之人,有不少个熟悉的面孔,走马灯似的转着,熟悉起来的又转为陌生的面孔。她相信那是她的人生,那是她的缘,常转常转,旧的转为新的,新的转为旧的。无所谓旧与新。转换过去的也就过去了,没有可守着的。不守着什么,由着它。一切过去的都淡了,用不着记着什么。岁月就这么流逝去了,她要费一点心思才会想起自己到底是多少年龄,以便填在有时非要填的一些表格上面。

把冯曾高记忆起来,她觉得他的形象还是那么鲜明,只是给他

添了一把现在才有的高台上的扇子。那把扇子是隐隐的,并不是他旧形象所有的,她明白这一点。那时她常和他在一起,那时他们周围乱得很,就像后来乱起来的剧场。只有在其时才会觉得那一切是真实的,那一切是可以理解的。她和他在一个学校一个班上读书,那时候并不需要读书,社会和学校一样,都乱着。经常是两个对立的阵营,有时会争闹起来,先是斗嘴,还有时是斗力。那时候女同学很少到学校去,只有陈菁还去,是她自己要去,没有人告诉她不要去。她去了,默默地站在那对立之外,似乎是站在冯曾高的旁边。他身材瘦矮,在班上的男同学中,显得最弱。他的脸色苍白,眼角有点往下挂,腮帮和额头长着几颗青春痘。他和她一起看着对立的两边,看着他们争斗,静静默默的。她觉得他有点紧张,他的双手紧握着。她把这个印象告诉他,他很凶地看着她。这时她看清了他脸上的神态,看清他脸上的那几颗丑恶的青春痘。他说:“你不要乱说。”他叫她不要乱说,见她点头的样子,他突然就笑起来,他笑的时候,她想着他手里是握着什么,多少年以后,她才想清楚,他那时最恰当的是手里握着一把扇子。他笑的时候,手里就摇着那把扇子,他对她说,正是她才使他们对立而争斗的,不过他不会对同学说的,只有他明白。她有点惶恐地动着头,她弄不清自己是摇头还是点头。她有点害怕他说出这样的话来,似乎那话是真的。

“是你和我使他们对立起来的。”后来他这样对她说,“你懂不懂?”

她还是不知是摇头还是点头。她不喜欢他们对立,她的心愿并不能表现,她想说明这一点,她无法说明这一点。她只有和他站在一起,看着对立毫无消弭的样子。她觉得只有靠着。她自然地跟着他,她跟着他走,而他总是走在她的身后,她有被他押着的

感觉,她是顺着他的心意在走动,虽然他并没有明确让她跟着他的表示。

学校后面不很远的地方是铁路线,围着很矮的一个铁丝网。锈铁丝绞着很尖的绞花,好几处都断垮下来了。两条铁路线在这儿交叉,火车从两条线上吼叫着开过来,总会让她想着要是撞上了怎么办。交叉点上形成了一个尖角,尖角处有一排铁皮房子,说不清是做什么用的,也是生着锈的房子。那一排房子远远地向外岔开去,形成了一团,使两条线路越岔越远,南北分了向。而交叉的两条线在此处合拢起来,一直延伸到还有很长一段路的站台上。

铁路的交叉点两边,是一片宽阔地。在大城市的内部很少有这么宽阔的一个所在。陈菁听冯曾高说他家只有鸽子笼大小,是一个板楼,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。冯曾高到陈菁家中去过,她把他带到她一个人住的屋子里。那时他说,她会永远在这种屋子里,再也跑不出去的。她听那话的时候,想着他是在诅咒她,诅咒她的房子,诅咒她宽敞的房子。她无法怨恨他。

铁路上铺着黑漆的枕木和碎石基,路基两边,长着一片茅草,似乎总是荒凉的茅草的尖尖,随风摇着摆着。从学校走过来的一条铁路线的路基边,总丢着一张张蜷着的纸片。那是火车上丢下来的包过裹过东西的废纸,一概带着尘灰。冯曾高把它们捡起来,他让她也捡。他一边捡纸片一边说着那些纸片里包过裹过的什么好东西,他说她不信的话,可以闻闻那纸。她怕闻纸,便使劲地点着头。

捡来的纸片堆积在一起,堆在长长的茅草之上。长茅草被压弯了,纸团就像长在了草尖上的污色的花团。冯曾高捡来了铁路旁的木块与煤石,都在茅草梗下堆积起来。他开始点火。她怕见那火,躲在他的身后。望着火笑着的冯曾高一动不动的。她觉得

他紧张地站着，她甚至觉得他是在跳来跳去的。他的手握着，她却觉得他的手在扬动着。多少年后她越发清楚地感到他的手中似乎握着一把扇子。她从他的肩膀上看着那舔上来的火光。更多的是烟，烟摇摇曳曳地卷着滚着，随着风升浮着。他脸边上的轮廓也随着烟摇曳着，升浮着。

冯曾高对着火和烟看了好一会儿，默不作声。突然他伸出手来，指着学校那边的一排高楼房，嘴里念念叨叨的，陈菁听明白他的语音。他在说着：“烧过去，烧过去。”她觉得他的手扬起来，扬着，烟就朝着他的手指方向卷着，见他的模样她有点害怕。他的脸上有一种阴阴的表情。他回转身来对她说：“我就想着要把那些高房子都烧掉，每天上学走过那里，我都想着要烧掉它们。烧起来会有多么好看。”

冯曾高让她也帮他去烧那些楼房。他让她和他一起想。想着那火那烟都随风刮到高楼房上，想着高楼房上都是烟和火，想着高楼房烧起来了。你只要想着它烧，它就烧了。她说她不相信。他说她不应该不相信他。后来他告诉她，那是他的一个远房叔叔教他的。这世界上他最信他远房叔叔的话。他立刻叫她和他一起去想，叫她心里和他一起用劲，让风卷着烟火刮到高楼房上去。她闭起眼来，她很怕想到高楼房上着火的情景，她心里摇着头，直摇着头。就听到她在她的耳边说：“你没有想，你没有想，还在和我捣乱。你是不是？是不是？”他的声音凶凶的。她摇着头。她不知他怎么会知道的。她顺着他，她开始想着那高楼房着火的样子。她虽然心里害怕着，她怕，但她还顺着他的意思去想着。在她的心里有一种要顺他的意思。她的心静下来。他的呼吸在她的耳边。她想着了那高楼房，想着了烟和火，想着烟和火卷到了高楼房上，慢慢地好像高楼房上就着起火来，正像着起火来的模样，使她的心中

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激动的感觉。这使她又生出寒彻入骨的害怕。

她睁开眼来，一时间真怕会看到远远的高楼房上卷起烟和火。她看着他脸的轮廓，他的眼神凝视着前方，一动不动的。她偷眼看一下前面，那些高楼房还像以前那样立着。她叹了一口气，像是松了一口气，她又觉得为他有点失望。他回转头来，看看她。她看不出他到底是什么神情，他瘦削的下巴动了一动，他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似乎就在第二天，陈菁上学走过那高楼房处，她看到了一片乱糟糟的场面，原来成排的整齐的高楼房，几乎都成了烟熏的断墙破壁。楼房下的水泥道上，乱七八糟地铺着纸，堆着东西和坐着人，都带着烟熏的样子，有孩子像逃荒人模样跑来跑去。四下里走着戴民警帽的人，指挥着交通。有人哭着，低低地呜咽着。没有号啕声，只有流着泪的样子。陈菁心里突然感到害怕。有人在说着昨日烧火的情景，说着怎么火烧起来，说着火烧伤了多少人，烧坏了多少东西，说烧伤的人的惨景，说一个路过的救火的小青年死了，听说要追认他为烈士，但听说他的成分不好，以前还是个不良青年。还有个小姑娘从楼上跳下来，把腿摔断了。

陈菁来到学校，一路上想着昨日听到救火车和救护车的警铃声，她想到是火灾，心里翻腾过一下，但并不在意。那时她躺在床上看书。她本来就不好热闹，甚至她都不去问一下是怎么回事。她没想到真是高楼房着了火。这时她想着一个断腿的小姑娘满身还带着烟熏的样子，就好像真切地在她面前躺着。

陈菁很迟才看到冯曾高到学校里来。她想他是在高楼房那里的。他的眼神中闪着一种兴奋和激动，闪着一种莫名的光，他朝她看一眼，眼中含着一点认同般默契似的痛快感。

“是我和你给了他们一把火。”后来两人在一起时，他说。

她像是叫了一声，但并没叫出声来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反应，他还在想着什么。她觉得很害怕，想离开他一点，身子却向他靠近了一点。

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她心里这么说着。

有一段日子，她总是在袋里放一些糖果，走到那高楼房之处，看到有走动玩耍的小孩子，就停下来，掏糖给他们吃，然后很快地走开。

后来，她总是绕过那条路到学校去，好在那段绕路的日子不是很长，她就毕业了。

三

冯曾高看到陈菁就笑着说：“我今天想着要遇着一个故人了。我还对谁说过。”他眼移开去，看了看围着他坐着的卫生局的人，那个卫生局的秘书就点着头呼应着。

“就是我听说的。冯大师说过一句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你说，我要见一位多少年没有碰头的朋友，她是个异性朋友。你是这么说的，就在进剧场前说的，好像是随便想起来说的。我一点都没记错。你眼睛看着我，剧场旁边的人很多，你踩上了第一级台阶……”

副县长和卫生局长都笑听着。冯曾高也笑听着。陈菁又有他摇动着扇子的感觉。扇子正收拢着握在他的手中。

冯曾高住在宾馆二楼最里间的套房。他迎着门坐在一张木椅上。四围搁着几张沙发，县城的陪客都在沙发上坐着。冯曾高身子坐得很直，依然是他坐在高台上的身姿。那些坐在沙发上的身子像是埋在沙发里面了。

陈菁是在快要吃晚饭的时候去看冯曾高的，听说他一直被人